

第五章 洋行大班

根据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告发，沃尔夫船长决定将涉嫌贩卖脏物生丝的艾伦，撵出“玫瑰号”。事情经过的报告，由沃尔夫和林泰勒到仪和洋行上海分行作启航前的请示时，交到大班威廉凯塞克的手里。大班，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传来的对洋人大老板的习惯称呼。威廉，是仪和洋行创办人之一的姐夫家的后人。

这家总部设在香港，英资远东规模最大的贸易洋行，有两个主要的创办人：嘉典和麦成。

出道较早的嘉典，1784年生于苏格兰东南部低原地区，19岁时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成为航行于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东印度公司货轮上的船医。在接下来的14年里，嘉典以高级船员可带两个货箱装载私人货物的权利，贩卖鸦片，积累本钱。然后，决定改行，全职经商。为了合法地绕过东印度公司对远东贸易的垄断，他谋求到丹麦驻广州的领事职位，在广州建立起颇有规模的买卖鸦片和茶叶的商行。年纪较轻的麦成，1796年生于苏格兰西北部高原地区，同样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先在加尔格答叔父的商行里学商，然后加入在中国开了五个代理行的利沙里贸易行。贸易行的大合伙人利沙里去世时没有后人，遗嘱将整个贸易行传给麦成。就在这个时候，性格外向善于实干的麦成，遇到了性格内敛擅长规划的嘉典，两个求财心切意气相投的苏格兰老乡，决定两行合并，以和谐生财为宗旨，以两家合伙人的家属成员为骨干，以苏格兰国花蓟花为行徽，取名仪和洋行。

1830年代后期，节俭的道光皇帝被鸦片带来的财政赤字吓倒，决心全力禁烟，同以自由贸易为立国之本的大英帝国发生了不可回避的冲突。林则徐在广东虎门烧毁20000箱鸦片，其中大部分都是仪和洋行等为首几家洋行的财产。将要退休的创办人嘉典，延迟退休，

亲自回英国，游说英国政府用武力迫使中国拥抱自由贸易，编写了著名的“嘉典文件”。这项文件包含了对华作战的政治要求，赔偿条款，开战细则，使仪和洋行在众多洋行里脱颖而出，在开放的通商五口拔得头筹。仪和洋行在上海英租界正式划定范围之前，首先在英国领事馆注册，以“永租”形式，在洋泾浜北外滩，拿下一片荒地，营建分行总部。

分行总部有遮阳迴廊的两层楼房前，是一片雍容雅致的玫瑰花园。园中用白色石板铺成中央步道，周遭用红砖分路，四通八达，路边是修剪到齐膝高的冬青树，树后盛开的玫瑰花朵，颜色和品种之多让人目不暇给：红玫瑰端庄高贵，稳重典雅；粉玫瑰婉约动人，喜气洋洋；白玫瑰皎洁天真，烂漫无暇；黄玫瑰神色沉默，爱在忧愁；紫玫瑰烟云朦胧，深情含蓄；还有淡紫镶着白边，外红围着一片核心白，红紫白诸色交差，衬着细枝绿叶，吐出沁人心肺的芳香。花园的纵深宽阔，左右两百步，前后一百步，筑有里面放着帆布椅的凉棚。园中央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喷水池，池边铺着密实如地毯一般的草坪，从石雕的天使口中喷出水柱，溅在清澈的池水水面上，激起沙沙音响，给这片英式花园带来蓬勃的生气。

就像当时其他上海外滩西人所盖的房子一样，分行总部并不是纯正的欧洲建筑，而是为了适应南亚的热带气候而形成的殖民地风格的砖木洋房。洋房的底楼供办公会客，二楼为家眷居室。洋房后面有狗屋，马厩，和佣仆住房。洋房的底楼正门进去，中间是一部半圆形旋转向上的棕色柚木楼梯，楼梯的左边是一溜办公室，几十个职员在里面忙碌；楼梯右边是会客大厅。大厅上下两排大玻璃窗户，玻璃外半掩着漆成砖红色的百页窗，玻璃内挂着镶金边和佩流苏的墨绿丝绒窗帘。罩着墨绿座套的有把手的圈椅，像剧场一样围成半圆形站在波斯地毯上，座套烫着洋行英文行号的缩写：J&M。漆成乳白色的天花板上，用五瓣酱红色做花瓣，十二个堆成四排的蓝色倒三角做花芯，和左右两道青色的圆弧做花茎，画成一颗巨大的作为行徽的蓟花。正面墙上，挂着苏格兰故乡布莱尔城堡的大幅油画，这座白色墙，黑尖顶的城堡，苏格兰玛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都曾到此访问过。左边墙前，

一排长长的玻璃柜里，陈列着葡萄牙的刀剑盔甲，意大利的曼陀林，打开的日本扇子，和中国明代的彩瓷花瓶。右边墙前，唯一的一架玻璃柜里，摆着一艘精致的三桅轻帆船的船体模型，这艘船叫“斯利夫汽神号”，在仪和洋行众多的货船里，曾经创下从加尔格答到澳门，只用了17天零17小时的航海世界记录。

威廉大班仔细地阅读开除艾伦的报告。大班看上去十分整洁，十分拘谨，有盖的背心袋里，拖出银链的大怀表滴滴答答地响着，仿佛要给他的阅读速度打节拍。他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熨得笔挺、钉着铜钮扣的浅色西装，腿上裹着一双脚踝处绣满同色花的长统薄棉袜子，皮鞋和鞋扣并不花哨惹眼，却难掩精工细作。他的脸色微微泛红，给他少肉的脸颊添上柔和，以高隆的鼻子为中轴，从眉心一直红到鼻尖。眼睛是淡蓝色的，像披了晨雾的海水。金黄的胡须，修剪极为整齐，和耳根后的鬓角连成一气。

“你们处理的很好，”威廉放下看完的报告，对坐在圈椅里的沃尔夫和林泰勒说：“这种事应该当机立断，既给船上的其他水手立规矩，也免得工部局纠缠，再次延误出海船期。”

”是的，大班。‘玫瑰号’这次的船期已经被江海关耽误了。”

”现在准备什么时候离开上海？”

”镇江商会的货都装上船了，明天去江海关报关，后天可以离开上海。”

”我想重新检查一下‘玫瑰号’的航程。”

”从上海到香港950海里，”沃尔夫打开皮革封面的记事本，念道：“‘玫瑰号’每小时航行8到14海里，4天到达香港，休息装货4天后离开香港。从香港到加尔格答6800海里，季风不顺，船行26天到达，休息装货14天后离开加尔格答。从加尔格答到南非开普敦8100海里，船行30天到达，休息7天后离开；从开普敦到到伦敦6500海里，季风不顺，船行25天到达，在伦敦休息装货14天后返航。总共123天。平均航速每小时10海里。”

“谢谢你，沃尔夫船长。‘玫瑰号’船况如何？”

”大班，你是知道的，‘玫瑰号’是南开普敦船厂根据美国波士顿船厂的飞剪式帆船仿造的。这艘船有三大特点。第一，干舷小，上层建筑较小，改善了船舶稳性，可以充分发挥船帆的推动作用；第二，长宽比为6:1，使水下形状设计成最小阻力体；第三，船首的水线有凹凸，形成长而尖削的剪刀型曲线，在海上能劈浪前进以减少波浪的阻力。到目前为止，‘玫瑰号’是我驾驶过的最棒的船。当然，‘玫瑰号’也有缺点，就像所有的帆桅船一样，靠风吃饭。顺风的话，每小时可以航行12到14海里，我们这趟航程从香港到加尔格答，从开普敦到伦敦都遇到季风不顺，所以平均航速只有每小时10海里。总的来讲，‘玫瑰号’的航速，比法国人造的‘皮罗斯卡比号’蒸汽船还是快一点。”

”沃尔夫船长，请对蒸汽船的发展保持密切注意。如果有一天，蒸汽船的速度眼看要超过‘玫瑰号’这样的高速帆船的话，洋行会不惜代价，立刻将所有的风力船换成蒸汽船。这个世界上，有人是生下来甘居旁人之下，但这不是仪和洋行的文化。仪和洋行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想过做老二。我们仪和洋行，要拥有最快的船，做最赚钱的生意，而且要做得最大，最久。这不是狂妄，这是理想。只要我们仪和洋行每一个同人，包括船长和帮办你们二位，都这么想的话，理想就会成为现实。仪和洋行已成立29年了，这算不了什么。等到仪和洋行成立100年的时候，仪和的商船队将开往五大洋，仪和的菊花行徽将遍布全世界。“大班越说越强势，但是他的语速并没有加快，语调也没有提高，就像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样，永远保持含蓄低调，只有本已泛红的瘦脸变得更红了。他又问船长和帮办：“为什么这次在伦敦只停留14天？以往都要停留21天的，不是吗？”

”大班，从英国销往远东主要是印度的纺织品有所减少，所以装货时间缩短。“林帮办回答。

”这可不是好兆头，尽管我们目前的生意很大，跑一趟英国印度中国，一船货卖掉，足够一辈子吃穿不尽。林帮办，你知道出口远东的纺织品销路减少的原因吗？”

”对这条英国印度中国的贸易线来讲，理想的状态是，首先从印度购入鸦片，运到

中国卖掉；再从中国购入生丝茶叶，回英国的途中到印度购入棉花；最后回到英国，卖掉生丝茶叶棉花，从英国购入纺织品，运回印度卖掉。如此循环，每一个国家都有卖有买，在每一笔买卖中我们都有赚头。可是这种情况最近起了变化，我们开始从中国购入棉花，美国南方各州为了筹集资金跟北方军事对抗，也削价向英国出售棉花，所以供应英国的棉花突然大量增加，挤掉一些对印度的棉花需求，造成印度的收入减少，结果就是印度购买英国纺织品的能力减少。“

”谢谢你，林帮办，把一个复杂的贸易案子讲得这么清楚。那么，以你看有没有什么解救的方法？”

”有。当供过于求的时候，解救的方法在于扩大需求，打开新的纺织品市场。“

”新的市场在什麼地方？”

”中国。”

”非常有趣，请讲下去。“

”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如果能让十个中国人里有一个人穿上我们的衣料，这个新的市场足以抵消印度的需求减少。“

”当然，能让十个中国人里有一个人穿我们的衣料，整个英国的纺织工业都会高呼‘仪和洋行万岁！’。问题是中国人哪里有钱买我们的衣料？”

”鸦片这么贵，中国人不是照样买得起吗？”

”中国人的钱都去买了鸦片，所以没有余钱买我们的衣料。“沃尔夫插上一句。

”谢谢你，船长。你帮我们找到了让中国人买衣料的钱。“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林帮办。你是要我们减少鸦片买卖，从而使中国人有能力买我们的衣料。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提议。请问林帮办有没有想过，鸦片比衣料贵很多，我们退出鸦片买卖，其他的洋行就会取而代之，结果中国人的钱仍然花在鸦片上，只是我们没有分享到利润。“

”大班，请允许我和你们分享一下最近鸦片市场的变化，或许会有帮助。”

”林帮办，请不要有任何保留，为了洋行的将来，我乐意也应该听你讲。”

“这次，因为江海关找‘玫瑰号’的麻烦，我在上海有较多的闲暇走走看看。我发现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中国土产的鸦片，同一年前想比，无论是数量和质量，有了不可忽视的长进。本来，鸦片被看成毒品，禁止买卖，禁止种植。后来，鸦片作为洋药，允许公开买卖，鸦片给我们洋行带来的惊人利润对中国的民间和官方产生了不可阻挡的诱惑。对民间来讲，种植罂粟比种植粮食，利益高过十倍，最初从接近印度的云南开始，传入印度的种植加工技术，在类似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生产出和印度中下等级鸦片品质相同的云土，然后传到四川，出现川土，传到甘肃，出现西土，传至贵州，出现黔土。对官方来讲，哪里有鸦片生产，哪里就有新的税收。和长毛的内战，把中国政府的钱包划了一个大口子。江海关的收入直接送往北京，化解中央政府要向各国赔款的燃眉之急，但是地方政府的内战开销从何下手？答案就在鸦片。于是在以本烟抵制洋烟，挽回利权的官冕堂皇的理由下，这个国家从禁止到容忍，从容忍到提倡，正在大张旗鼓地推动鸦片生产。我们洋行今天在中国鸦片市场的主宰地位相当程度是因为内战造成交通阻断，内地的土烟不能沿长江顺流运下来竞争。不夸张地说，10年以后我们洋行将全部退出中国中下级的鸦片市场。所以，我的意思，不是放弃高利润的鸦片生意，去做纺织品生意。而是开拓纺织品新兴市场，取代既将萎缩的鸦片生意。”

“那么你注意到的第二件是什麽事情？”

”上海地产价格的戏剧性增涨。8年前，185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洋行里有一个茶房问我有兴趣买地，当然你知道，他指的买地，是付一笔高额押金，以‘永租’的形式，向华人业主永远租下，因为名义上整个租界都是租来的。当时的开价是70英镑一英亩。我觉得太贵，一块荒地，连正经通路都没有，已经被华人业主闲置在那儿好几代了，我买下来以后，照样会闲置在那里，我还要每年向业主缴租，向上海道台衙门缴税。实在

划不来，所以没有买。出于好奇，从那以后，我每次到上海都会问一下那块地皮的行情。越问越不想问，因为它的价钱一路上涨，这次回来，已经涨到8000英镑一英亩，我的天，8年里涨了110倍！这可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失良机！我认为地价还会继续涨，可是我买不起了。我希望我们洋行不要跟我一样错失良机，这可是比鸦片不知要好多少倍的买卖。”

“帮办，你的观察和意见对洋行都很有价值。说到地产增值，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人口增加引起的。1853年，你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整个租界的人口只有1000人，其中人为500人。一年以后，小刀会反叛，租界华人人口增加到20000人，随着长毛的内战移到扬子江下游，租界的人口不断增加，目前租界人口已到达400000人。如果说，地价涨了110倍，那么人口可是涨了400倍！我觉得人口还会继续增加，地价也是的。帮办，回过头来，能不能问一下你对开拓纺织品市场有没有具体的建议？”

“中国人贫富不均，一百个人里有一个是富人，从江南逃难到上海租界的难民里，富人的比例很高，只要看看上海的房地产涨势，就知道我没在瞎说。我们首先要瞄准这批富人，他们有闲钱，居住时间久了，对各色洋货容易产生兴趣。中国土布同英国机器纺织的棉布比，幅宽太窄，容易褪色，容易磨破，其实，机纺棉布和手工纺棉布的决斗，胜负在80年以前的英国已经定了。所以只要这些富人成了英国纺织品的顾客，就能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然后，我们将薄利多销，全面减价，打开整个中国棉纺市场只是个是时间问题。说来凑巧，居说中国手工纺织达人，一个叫黄道婆的女士，就是在上海附近传播她的工艺的。而我们，将在同一个地点，拿下英国机纺布的滩头阵地。”

”林帮办，你的提议很有价值。“大班拿出怀表，看了一眼。”麦都思领事10分钟后要来见我。所以我们今天就谈到此为止吧。我会把两位今天为洋行提供的非常了不起的意见写成信，明天开船前，送到船上，递交香港总行审阅。信里我将推荐沃尔夫船长为何时将风力船改成蒸汽船提供时间表，我将推荐林帮办为洋行打开中国的棉纺市场提供操作细节，所以请两位在到达香港前做点相应的功课，以备总行大班询问。”

沃尔夫，林泰勒，跟着大班站了起来。

”一路顺风，我们九个月后上海再见。“

威廉大班送走船长和帮办后，匆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兼书房。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陈设异常考究。墙上是一幅模仿意大利画家卡拉伐季渥1597年的“弦乐手”油画，两边是摆满烫金封面书籍的成排桃花心木书架。壁炉框上搁着瓷器的天使像，铜版山水画。书桌椅脚雕成狮脚状，桌上文件堆得整整齐齐。一个以铜杆为中轴的硕大地球仪，站在书桌后的高背靠椅旁。书桌的对面是一张皮沙发，和几把套着白缎绣金臂套的皮圈椅，臂套上照样烫着洋行行名的英文缩写。沙发前的一张沉重的英式茶几，古色古香，颜色和沙发搭配合宜。

威廉大班本想进点三明治补充体力，麦都思领事却已经到了，只好作罢，两人一齐在沙发坐下。

大班招呼茶房用托盘送上茶来，这是一组荷兰陶瓷茶具，银质茶匙擦得锃亮。

”请喝茶，这是道地的锡兰红茶。“

”要打仗了，“领事越过一切客套，直击主题。

”是吗？“大班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商人欢迎战争的谣言，因为谣言会引起恐慌，恐慌会引起我们手里的货物涨价，只要谣言最后没有成真。”

”不是谣言，是真的要打仗了。昨天下午，何伯海军上将从江宁率‘切斯比湾号’回到上海，连夜告诉我，我们同洪秀全的谈判破裂，洪秀全拒绝同我们用‘军事中立’作保证，交换长毛军队不靠近各通商口岸30华里以内的地面。上将向洪秀全和他的同僚痛陈让大家都信上帝的通商口岸在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的益处，但是洪秀全用荒谬的理由拒绝了我们。“

”什麼理由？“

”洪说他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上帝派他到人间来管理万方各国，所以他是万王之

王。我们大英帝国要和他修好，必须臣服于他，而且还不是直接在他下面，而是隶属于他手下的西王，因为西王是他派遣去统领西方各国的千王之王。他比北京紫京城里的旗人皇帝还厉害，旗人皇帝计较的只是我们面见他时该跪一条脚，还是两条脚。”

”不是听说你父亲的朋友，那个在青浦教案中一起挨打的唯格林医生，同洪秀全的改革派堂弟洪仁玕私交很好，难道不能通过他说点好话吗？”

”很遗憾，洪仁玕已经失宠，在上帝第二个儿子面前已经说不上话了。”

“真不明白中国人当了皇帝都会变得这么不可理喻？”

“大班先生，如果你能找出为什么印度人种鸦片而不抽鸦片，中国人不种鸦片却抽鸦片，然后再去学种鸦片，原因何在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国皇帝都是一个德性的原因了。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我来佔有大班的时间，是鉴于目前形势，我作为英国领事，需要就租界的防务，召开全体租界西人租地人会议特别大会，我想先和大班探讨一下议题。”

”这件事应该由工部局牵头，不是吗？”

”不，工部局是执行机构，工部局听命于工部局董事会，而董事会是全体租界西人租地人会议选出，对于战争之类的大事，董事会必须得到全体租界西人租地人会议的授权，就像在伦敦，必须先经过国会辩论，首相才能决定开战与否。”

”明白了。作为租地人会议的成员，我在提出任何议题前，首先想知道上海租界的防卫，可以依靠哪些力量？”

”黄浦江上的英国法国海军，租界志愿组成的西人商团，和华尔将军的‘常胜军’。”

”什么，你说华尔这个美国流氓，重新出山了？”

”何伯上将一直把华尔拘押在‘切斯比湾号’上，以免华尔在外生事，谈判期间招惹长毛。但是，昨天晚上，上将觉得和长毛开战已经不可避免，所以把华尔放了。现在这个时候，华尔多半已经回到他的松江司令部。”

“难道找不到更好的指挥官来指挥‘常胜军’？”

“我和何伯上将一直在找，目前还没有找到。”

” 我不懂军事，作为租界的租地人，我只想知道这些部队够用吗？ “

” 大班先生，通过你的问题，你已经表达了一个很好的议题：西人租地人会议要求知道，上述军事单位能提供多少人，枪，炮？能否应对保卫上海的挑战？ “

” 对，是这个意思。 “

” 我会邀请军事领袖们出席特别大会，回答这个问题。顺便提一下，除了英国海军，上述其他军事单位的军用开销都是租界提供的，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提议？ “

” 华尔的‘常胜军’不是由姓杨的中国商人一手资助的吗？ “

” 问题就出在这里。‘常胜军’的司令官是美国人，资助者是中国私人，军火提供者是何伯上将，参加者是各国开小差的，犯军纪的，无家可归的。从上到下是一个大杂烩，人事指挥权都在华尔一个人手中，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边接受何伯上将的军火，一边拉拢上将的部下脱离海军去加入‘常胜军’。今天他帮我们打长毛，明天他帮长毛打我们也说不定。几十万上海华洋居民的身家性命放在这样的狂徒手里，太危险了。我们或许可以从资助军饷下手，改变这支部队不听我们话的局面。”

“领事先生该不是来募捐军费的吧？”大班警觉地问。他把眼光故意从领事身上移开，转向墙上。墙上油画里的女孩乐手仿佛在倾听大班和领事的交谈，忘了演奏。

” 大班先生，你误会了。军费这么大的开销，要仪和单独来捐助，太过分了，尽管我和租界工部局至今很领情贵洋行为了修建公用码头，前年捐了3000两银子。我的希望是通过这次租地人特别大会，在迫在眉睫的战争来临前，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筹备军费的方法。我们做事不能像中国人，民间和官方各做各的，民间内部也是各做各的，官方内部也是各做各的。 “

” 开征战争税？这样的议题恐怕难以在大会上顺利通过。 “

”有回报的资助军费，如何？”领事凑近大班问。

大班淡蓝色的眼珠望着领事的略带迷茫的眼神，他看不清领事的真实意图。

”领事大人，我是商人，花每一块钱，都要算一下出息如何，风险如何，对吗？

无论是捐，借，送，我想预先知道回报是什麽？”

”租界里什麼最值钱？”

”土地。”

”那么工部局以土地为抵押，向各大洋行发行战争公债，如果到时候，工部局无力偿还公债，购买公债的洋行可以取得土地作为赔偿，如何？”

”军费庞大，工部局哪来足够的土地作抵押？”

”上海道台吴熙大人，比我们更着急上海的防务，已经向各国领事提出‘借师助剿’。我马上就要开始协调各国与大清在军事防务上的动作，如果我确定各大洋行支持发行以土地作抵押的战争公债，我将向道台大人提出，为了防务需要，必须在整个租界的西边建筑军事工程，包括围墙，兵营，军用仓库，和运输军队的宽阔马路。但是，租界目前已经太挤，道台大人必须在租界的西边界外划给我们足够的土地，作以上的军事用途。这些土地将属于租界的公用土地，战争结束时，自然可以用来偿还公债。而公债发行顺利的话，我们就有钱，可以把‘常胜军’拉过来，控制在我们手里，这对包障整个上海的防务，加了保险。”

“这个方法太棒了。领事先生，这个方法使我想起了我们洋行的经营策略：从印度运来鸦片，到中国卖掉，再从中国买进丝茶，到英国卖掉。我支持你的想法，我将在特别大会上支持这种以土地作抵押的战争公债，而且，另有一块地皮，如果也能让道台大人划给租界，那就更棒了。”

”哪一块地皮？”

”就是前年仪和捐助建造的公用码头旁边的滩地。这片滩地，本来并不存在，因为

建造了码头，船只的装卸货作业减缓了水流，使水流内的泥沙沉积，渐渐形成滩地。沿着外滩共有12个公私码头，周遭都有类似滩地。目前这些滩地的归属不明，如果领事大人这次能把滩地的归属权一齐拿过来，以后，这些滩地还会继续涨滩一阵子，对我们这些有兴趣进一步开发外滩的外滩居民来说，实在太吸引人了。”

“当然，我可以和道台大人谈判，加入码头周遭的滩地。不过，我想提醒一下大班先生，长毛在租界的西边，滩地在租界的东边，所以谈判租界东边的扩界，可能不像谈判租界西边的扩界，那么容易。”

”要是战争公债的土地抵押里没有外滩的码头滩地，我就要再加一条，无论最后是以土地还是金钱赎回公债，公债每年要付10%现金利息。”

”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希望这次大会，法国领事，美国领事都能参加，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全体租界西人里取得共识。”

“什么事情？”

”苏州河以北美租界虹口的治安问题。如果说，长毛是租界的外患，虹口的治安就是内忧。”

“领事先生，‘玫瑰号’上贩卖虹口脏物的水手已经开除了，在这方面，仪和洋行还能帮什么忙吗？”大班口气自卫地回应。

“谢谢贵行配合，”领事觉得有点热，掏出白色的绸手帕擦擦沁汗的鹰钩鼻。“我希望在特别大会上取得更加积极的行动。目前英租界的反应太被动，被偷被抢，只要罪犯逃到威利斯桥北岸，工部局巡捕房就束手无策。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我们的太不一样，最近刚任命的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一个非常著名的废奴主义者，人还没到北京就任，就一口一声的说要以‘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通商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在这样的公使底下，你能指望上海的美国领事熙华德会硬起手来，好好整治虹口的美租界吗？”

”恐怕巡捕拿着警棍去抓华人小偷就有武力外交的嫌疑了。“大班插了一句。

”一点没错。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美国人会有自上而下的措施，改善虹口的形势。我们的指望是寻找自下而上的草根愿望，形成压力，那么美国官方才会有反应，不要忘记，美国租界的形成就是自下而上的既成事实，既然他们有这样的传统，我们就该好好利用这个传统。在英租界里，有不少美国侨民，他们中缴地租房捐的，都是西人租地会议成员，我希望他们在这次特别大会上能提出改善虹口治安的议题。请问，大班先生，有没有听到美国朋友在虹口治安方面的意见？”

”有，比如美商旗昌洋行和琼记洋行，最近跟我们来往很多。领事先生需要我帮忙沟通美国侨民的话，我愿意效劳。”

”你知道他们的意见吗？”

”一种意见是恢复从前华界的更夫制度，让华人更夫回到虹口巡逻。”

”有趣，让华人管华人，自然就没有武力外交的嫌疑了。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还有一种意见是他们觉得英租界的巡捕应该扩大巡逻范围到虹口。”

”真是精明，担子让英租界挑，美租界坐享其成。大班先生，你自己的意见呢？”

”英租界全面接管美租界，一劳永逸。当然，我不会在特别大会上提出这样的议题。据我所知，美国朋友里，主要的意见就是以上两种。领事先生，你觉得这两种意见行得通吗？”

”第一种意见，恢复更夫制度，对华人罪犯是有效的，但是对非华人罪犯就无力了，因为根据条约，华人司法机构在租界对非华人没有司法权。让华人更夫对非华人执法，会引起外交纠纷。第二种意见，让英租界的巡捕到美租界去巡逻，目前英租界巡捕房资源有限，对付租界的膨胀人口，已经促襟见肘，更不要说扩大巡逻范围，再要雇更多的巡捕，经费谁出？”

”听起来，这真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不，能够把事情作为议题，摆到桌面上来，困难就已经减少一半。大班先生，我要谢谢你，今天对即将召开的特别大会上几项最大的议题提供的意见。如果大班先生听到美国朋友还有什么对改善虹口治安的新建议，请及时告诉我。如果来不及的话，至少请他们在特别大会上提出来。民意是最重要的。谢谢大班的红茶款待。“

对大班的会议很满意的麦都思领事站起来，正要向主人告辞，却听到窗外由远而近传来一阵马车声。透过半掩的百叶窗，可以看到一辆由两匹健壮的英国马拉的低轮马车驶入玫瑰花园。

”我外甥女艾玛·嘉典回来了。“大班站起来，顺着领事的目光介绍。

”原来是艾玛小姐，她可是上海的名媛，我太太常说起她。“

”谢谢你的美言。“

”能否问一下艾玛小姐贵庚？“

”领事想做媒？“

”允许吗？“

”当然，当然。不过，竞争可是空前激烈。“威廉大班抛下一贯的低调含蓄，得意难掩地说：“从洋行到军舰，从外交使团到工部局，从江海关到传教士，每一个在上海的西人单身汉都在追我外甥女。”

“你觉得她中意谁？”

”乔治高易，江海关那个讨厌的家伙。“